

一、小松樹

韋葦

在一座古老的森林裡，悄不聲兒地長出了一棵小小的松樹。它是那麼嫩，那麼矮呀！瞧，就連龍骨草也長得比它高得多。它看著龍骨草，看喲看喲，就尋思起來：「哎，真有意思，這龍骨草後面有什麼呢？」它天天看啊看，想啊想，巴不得一下子就長高！

一個月、兩個月，它看呀，想呀，終於長高了許多。

現在，它看到了綠茵茵的蓬蒿、蓼草，這邊是數朵蒲公英，那邊是一片蘑菇，再往遠處眺望——它不由得高興得微微搖晃起身子來，那些爭豔鬥麗的五顏六色的野花，一叢叢，一簇簇，可好看哪！它的四周盡是樹木，高大而又粗壯。樹木上頭，是藍天。不過，它現在看到的還只不過是湛藍湛藍的那麼一小方。

小松樹看到了這些雖然很高興，但並不滿足。它還像以前那樣，看著，尋思著：「樹木後面又有些什麼呢？」它看啊看，想啊想，巴不得一下子長得更高！

一年、兩年，它越往高處長，天空就越空曠，越遼闊。小松樹發覺了這一點，便長得更快了。

這時，它望見：森林後面還是森林，再望過去，還是森林，望得更遠，還是森林、森林、森林、森林……

這樣想著，小松樹就不住地往上長。

如今，它已經長成了這座古老的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大樹了。然而，它還要繼續往高處長，永不停留。它懂得；只有長得更高，才能望得更遠。

二、風箏

洪志明

看到阿明、阿善、阿立、阿忠四個人拿著風箏的背影，消失在常常放風箏的小山上，他心裡有一點點說不出的難過。

一個學期來，他寄住在舅舅家，和他們四個人混得比親兄弟還要熟，每天一起讀書，一起玩，一起到小山上放風箏，幾乎沒有一天不聚在一起。

現在爸爸跑船回來了，他要回自己的家，和爸爸住在一起，雖然很高興，可是一想到要和他們拆夥，心裡就有些酸酸的痛苦。

他相信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會來送他的，所以請媽媽先走，他一個人在舅舅家裡等，沒想到等了很久還是沒看到他們的人影。更沒想到他們竟然還有心情跑到山上放風箏。他含著眼淚，沿著山下的小路往前走，強迫自己儘量不要往小山上看。

「阿萬——」忽然他聽到背後呼叫的聲音。

他轉頭一看，只見他們四個人站在小山上跟他揮手，四隻風箏在他們身後，高高地升起。

風箏上面寫著四個斗大的字——阿萬再見。

阿善從後面跑過來，跑得氣喘吁吁地說：

「我們把風箏繫在高高的樹上，要讓你走很遠了，還看得見。」

「好——好——保——重」他緊緊地握著四個人的手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阿萬萬萬沒想到大家會用這種方法來跟自己道別。

走了很遠了，風箏還在天上飄著。

他頻頻地回頭，看那高高飛起的風箏，淚水沿著臉頰往下滑落，模糊了風箏上的字跡。

淚眼中，四隻風箏變成四張友善的臉，在空中飄著。

三、蟲舞

馮輝岳

我家四周都砌有小水溝。

靠近後面的這一段水溝比較寬，溝底的水泥龜裂了，形成幾個坑洞，經常積著水。這一段水溝少有乾枯的時候，因為我家的澡堂就在後門邊，洗澡用過的水，全都排進來這裡。

天氣晴朗的日子，陽光照進小水溝，走出後門，我喜歡蹲在水溝旁，看那一窪一窪的積水。這些原來混濁的積水，沉澱以後，只見厚厚的黑泥鋪滿溝底，上層的水，卻是清澈透明的。陽光穿過水面，映在溝底，亮亮的、暖暖的，我看見許多極小的紅蟲，這裡一隻，那裡一隻，紛紛鑽出黑泥漿，在清澈的水中蠕動——下，應該說是扭動。一窪積水裡，大約有兩三百隻呢！比紅絲線更小的身子，不停的扭著、舞著，扭頭、扭腰、扭屁股，牠們興奮的扭哇！扭哇！

陽光越強，牠們扭得越起勁。一窪窪的積水，彷彿一座座的舞台：精力充沛的小紅蟲，是快樂的舞者。幾百隻一起扭舞，靜悄悄，沒有音樂，沒有鼓聲，但，那是多麼壯觀的表演哪！

我聚精會神的觀賞，連水溝飄起來的味道，也不覺得臭了。

觀賞小紅蟲的扭舞，成了我的秘密。好幾次，我夢見成千上萬的小紅蟲，在波光粼粼的大池扭動呢！

雖然每隔不久，母親都要沖一次水溝，不過小紅蟲好像永遠除不盡。

後來，有人告訴我，那些小紅蟲是蚊子的幼蟲，我嚇了一跳，從此，再也不喜歡看水溝中的蟲舞了。